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05
13 Sept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3时15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成员国：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齐杜埃姆巴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尔萨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主席：根据第二六〇四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卡塔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以色列和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曼苏尔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尼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和萨莱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以及《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建议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1985年9月12日的来信如下：

“我请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允许我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形势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过去曾就其议程上问题的审议邀请过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巴勒斯坦

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安理会的成员国注意第 S/17462 号文件，它载有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5 年 9 月 12 日给秘书长的信。

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安理会在第二六〇四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已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索德先生：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表达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你们客气地邀请我今天在此发言的深切感激。

我们阿拉伯世界有时感到由于我们不断求助于安全理事会而引起别人不耐烦的感觉。这种不耐烦的程度在那些认为我们是在考验他们友谊的人和那些认为我们在强迫对一个简单的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以证实我们的看法的人中是不同的。我们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忘记，一再通过的决议的意义在贬值，有容易无视这些决议，它们使本机构成为对峙比结果更重要的场所。

在过去几个月中，这种观点已经以某种方式表示过了，以便限制本机构作为解决中东问题和种族隔离以及纳米比亚问题适当机构的有用性。换句话说，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想要使以色列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能不受惩罚，阻止对它们实行来自谴责它们行径、做法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必要制裁。

我想要做上述发言是为了使安理会成员明白，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或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在我们来到安理会寻求重申某些合法抱怨时是注意到我们的责任的。

有人说，就在昨天在此就有人说，从向安理会的抱怨中，人们会认为，我们来到安理会是因成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驱逐了。我要讲明，这是在阿拉伯集团集

体倡议下作出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碰头并决定来到安理会。当然，我们知道，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驱逐、实施限制性措施，逐放和采取高压措施都是一个形式的部分。在过去几星期内采取的措施可能是正在展开进程的最近表现。

对我们来说，问题一直是：我们是否制止这一进程？我们能否使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威来制止以色列继续自称不仅有权从人口和地理上分割西岸和加沙，而且有权剥夺这些地区人民有一块能具有自己民族特征和政治权利领土的权利？

问题远远超过放逐和破坏房屋。它所展示的局势是充满对未来的危险。我们今天看到不断地极化，殖民定居者在西岸和加沙进行军事活动。他们不仅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能表达自决的领土完整性，而且在建立新事实。

我要把这些事实称之为以色列国家的“卡哈尼”化。当然，此时某些以色列人会讲，卡哈尼不过是个极端分子，但曾经有人说，沙龙也是代表极端分子；艾顿将军代表一位极端分子；沙米尔、贝京和其它人在整个犹太主义国家曾代表过极端主义集团。我们断定，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以色列的行径的实质是潜在的国家“卡哈尼”化。

我们已经看到驱逐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求助于安理会，以便制止这一进程。如果对一个定居者有丝毫的允许的话，就会破坏该地区全面和公正和平的前景。如果这些在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武装定居者是被占领土内部游击队活动的目标，以色列代表就把他们叫做“平民目标”。什么才是平民目标？在被占领土建立和扩展定居点难道不是非法吗？这些定居点的目的难道不是永久阻止巴勒斯坦人表达已为所有人承认的自决吗？

当以色列把西岸和加沙的抵制活动称之为“恐怖主义活动”时，这同南非的博塔把合法的抵制称为“恐怖主义”是一样的，以色列和南非是世界上能无视联合国、国际法和《宪章》的两个实体，这是因为它们感到，它们可以不受任何制裁。

除非局势到了爆发点，阿拉伯国家使用安全理事会的想法是为了防止导致暴力循环的局势升级。如果我们这样做，这不是贬低联合国决议，而是更重视安理会。我们这样做是完全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完全知道有些理事国不愿接受我们的估价，尽管它们可能在很晚时也会接受。有些成员想要阻止本理事会能够作出的任何遏制措施，以便建立起一种有利于该地区全面公正和平的和平气氛。

这就是我们阿拉伯国家联盟如何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代表着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过去所干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制止该进程，它就是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样板。这一局势的内在性质存在着不可估价的危险，控制危机的能力越来越难，最终将是不可能；极化更加严重，不仅威胁该地区的和平，而且威胁其它地区人民的基本权利。暴力想法传播的很广，我们一直在尽力制止它。阿拉伯联盟最高级会议的决议是对和平选择的促进。

因此，安理会可以为一件重要的事创造条件，这件事就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使所有由阿以冲突产生并相互影响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适当的决议来遏制和停止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进行的暴力浪潮，将会有助于全面解决阿以冲突，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决权，保证被占领领土得到归还。因此，我们认为这一会议是通往最终解决这一冲突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则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目前出现的我称之为以色列的“卡汉尼化”现象会继续。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结构的演化已证明：今天被视为极端的事会成为明天的方策，只有使用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安理会的信誉和效能方可制止这一现象。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马萨姆巴·萨雷先生。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为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联合国”——这是个多么好的主题！我相信，几天之后，在第四

十届联大召开之际，我们将以此主题来开始工作。这是一个主题，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同每一种理想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一理想。这就意味着将激情和对峙搁到一边，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来解决一切冲突，不论冲突的大小如何。

秘书长在其向第四十届大会的介绍性报告中已谈到了这一问题。我相信，他所发展的那些想法将会为人们牢记在心，不仅是在大会如此，而且——特别是——在安理会也是如此。本次会议是我们都翘首以待的这一重大事件来到之前安理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主席，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九月份的主席。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你很为通晓国际关系的外交家所具有的品质十分熟悉，你所代表的国家表明了民主和尊重人权的途径。我们也十分熟悉你对本组织理想的献身精神。因此，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表示敬意，他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八月份的工作。

我也感谢安理会各位成员使我有机会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参加本次辩论，就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采取的行动发言。

对我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来说，我们面前的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任务的核心——更引起人们的关切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同时也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来审议这些做法这一事实本身就证实了国际社会对在被占领领土上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是多么关切，这些后果最轻地说也是十分严重的。

主席先生，我在九月十三日写给你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以色列军事当局最近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以色列决定恢复其行政拘留的政策，这一拘留可以在不进行审判的情况下持续六个月，放逐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安全

的人，加强新闻检查及其它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性措施。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的信中，我们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已表明了本委员会对此的深切关注。

根据最近报上的几篇报道，以色列军事当局已根据这一政策掀起了大规模拘留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在西岸已有五十多人被拘留，其中有二十人是在于九月三日星期一被抓的。在加沙地带也有数人被抓。在许多市镇，例如杰宁、土尔坎、拿不鲁斯、赫布隆、加沙和其他一些镇上以及许多巴勒斯坦难民营实行了宵禁。同样是根据新闻报道，三天以前，以色列士兵在赫布隆镇向四名阿拉伯年轻人开火，其中有一位十二岁的孩子；这四人全部受伤。

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居住的犹太定居者中正出现日益严重的挑衅气氛，这种挑衅显然是为了强迫当地居民离开。我们的客观立场迫使我们承认，一些占领当局的人士也谴责了这些挑衅行径。

鉴于其他发言者已说了许多，在对局势做了这一简短的描述之后，我只想讲，今年，本委员会根据自己的任务，已继续密切注意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事件。在这一方面，本委员会作了一切努力，以促使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执行。我们已日益加深的关切心情注意到，被占领领土上的局势已更加恶化。

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多次紧迫地提请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注意以色列当局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事件。

现在应该面对现实了。在巴勒斯坦问题，实际上是中东问题，没有得到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之前，紧张局势和暴力只会在巴勒斯坦领土和其它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增加。

委员会一直强调指出，局势将继续恶化，直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得到承认。联合国无疑有责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保证，并保护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

人民和该区域其它人民的人身安全。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使委员会的建议和1983年9月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一致通过的建议生效。 我们想再次提醒大家，这些建议的坚实基础是国际承认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原则，而该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委员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多年来决心，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和大会第38/58C和39/49D号决议，继续优先重视尽力实现迅速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为此目标，安理会知道我们委员会派代表团到几个安理会成员国的首都去讨论进一步贯彻这些建议的最好方法。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交换意见时，委员会强调了尽快召开会议的极端重要性，并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能起的作用。

有关政府作出了积极反应，理解需要紧迫地采取具体措施，并决心在联合国的赞助下，为全国和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方面我应指出，在委员会赞助下由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小组会议和专题讨论会上，与会者强调指出应当优先重视这次会议，因为这样的国际会议将打开通向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道路。 我代表委员会强调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再接再厉，找到这一问题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 为此目的，现在需要的是放弃眼前的私利进行讨论。 首先，讨论的内容应当是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方法与措施。

在这方面，委员会相信，几乎得到一致支持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向有关各方提供了参加谈判的巨大机会，而这些机会能够导致公正与持久地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着被占领土不断恶化的局势，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在我们《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恢复在有关各方面进行对话的政策，以结束持续了太久的悲剧性形势并实现中东所有国家和人民长期渴望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主席：我感谢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

穆罕默德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很高兴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九月份的主席。你卓著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将在本月份给我们带来极大益处。我们代表团也想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常驻代表特洛扬诺夫斯基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八月份的会务。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讨论中东问题的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需要全面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权利和中东各国在安全的边界内在和平与稳定中生活的相应的权利。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积极的努力；最近所采取的某些行动将阻碍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对这些感到忧虑。我们代表团认为这些行动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值得安全理事会关注。

安全理事会已经听到在以色列占领地区，特别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宵禁、监禁、驱逐出境和各种镇压措施；国际新闻界对此也有报道。我国政府对这些镇压措施看得更广。如果从以色列吞并领土和建立定居点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动，这表明以色列当局正在推行改变被占领土的性质并进一步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愿望的政策。在被占领土中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不能接受的。

我们代表团呼吁以色列严格遵守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主席：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祝贺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并向您表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贵国对中东问题和危机经验丰富，我们深信您一定非常出色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同样高兴地向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表示高度赞赏。我国同苏联有着牢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的纽带，我们祝贺他公正出色地主持了上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安理会现在讨论的并非新问题，它同以色列种族扩张主义密切相关。 任何一个种族扩张主义实体都会使用暴力、恐怖和镇压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罪恶的目标。以色列，就如它的发言人自己所说，是定居殖民主义的产物，其产生必然要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驱逐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并用铁拳征服其他的阿拉伯人，对他们进步耻辱与奴役。 在这些领土上进行驱逐和犹太化的活动以建立一个所谓纯犹太人的国家，自上世纪中期以来，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一点主席您也是十分清楚的。

自侵略成性的以色列建立以来，他们遵照这种思想，一贯蓄意地犯下滔天的罪行，以建立一个纯犹太人的国家。 根据以色列理论家和政客的说法，这个国家包括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 如果不是以色列计划和政策中的这种思想意识，就不会有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危机。 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全体成员都认为这一危机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肯定无疑的。

因此，我们阿拉伯人同以色列进行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以色列占领我们的领土、驱赶我们的人民，千方百计地设法驱逐被占领土上的当地居民，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就能迫使阿拉伯人放弃斗争，离开自己的家乡。 然而，以色列的美梦并没实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人民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对侵略、扩张和占领及伴随着的其他行径的自然反映，这种反抗只有在第二次世界中在纳粹种族扩张的统治区才发生过。 目前与其相似的只有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反对南非人口90%的黑人的战争。 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定居者的斗争正日益加剧、

扩大。

人们可能要问，数百万的非洲人为什么仍然没能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砸碎少数统治？有人或许要问阿拉伯人在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尽管他们有确立的自卫和解放自己领土的权利，可以用各种手段来行使这种权利，却不能制止以色列不断的侵略？答复是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得到美帝国主义保护、支持和援助，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渗透到地球的许多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地区的阿拉伯人和南非非洲人民就不得不不断地同支持、保护种族主义政权的势力进行斗争。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南非人民在反抗表明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彻底铲除一切不公正现象，推翻外国统治而不论它们受到谁的保护的全面斗争已经开始。无论是在南非、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戈兰高地或是在黎巴嫩南部，现在反对种族主义分子，击败入侵者和被占领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抵抗、牺牲，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们在这一讲坛上非常自豪地向南非、巴勒斯坦、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牺牲在战场的人们致敬。我们对他们不怕牺牲，反对侵略的意志表示钦佩。捍卫自己的祖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尊严的人们必胜。人民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集团还在放出种种无耻谰言，说什么南非的宪法改革能够阻止非洲革命。但是，以“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为幌子的这些胡言乱语是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人民群众点燃了革命的火焰，维护人权和民族权利。

至于抵抗日益加强的中东地区，帝国主义正试图从思想上使阿拉伯民族革命偏离航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阻止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入侵的革命，该地区由于这种入侵而深受其害。但是，斗争中的人民群众将继续为争取解放而战斗，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种族主义侵略者的本性；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侵略者的根本目的是在阿拉伯人民中间挑拨离间镇压抵抗运动。目前在西

岸、加沙、戈兰和黎巴嫩南部出现的情况表明，今天的抵抗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强，因为抵抗顺应了历史潮流。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历届政府——特别是其非洲政策完全破产的现政府——都试图一方面挽救种族隔离制度，就象试图扶持南非的同样货色以色列一样，而另一方面又以强加在我们地区的种族主义实体的民主价值为口号来吹捧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民踩在脚下。华盛顿通过参议院、众议院、所有政府机构以及闻名的新闻媒介，试图大规模兜售以色列民主的谎言，根本不顾这种“民主”已经并且继续驱赶数百万阿拉伯人，占领其领土这一事实。以色列包围贝鲁特，继续占领黎巴嫩的一部分领土，并且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侵略和扩张，同时进行残杀，驱赶和流放。

所谓的以色列民主的美德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无休止的贪婪及其对阿拉伯人的嗜血成性。吹捧以色列“民主”妄图蒙骗美国人民，用更多的钱支持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实体，其中的一个例子是，1985年4月21日美国国务卿在弗吉尼亚州克里斯塔尔城举行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大会上的讲话。国务卿先生谈到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说：

“林肯在葛底斯堡谈到要进一步致力于自由的事业，他的意思是自由的生存取决于人民对自由的信仰。”

这话不错，但舒尔茨先生接着说：

“以色列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主国家的成就有助于在美国和整个世界维护我们对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仰。今天，自由和民主的原则比以色列国建立时更具有生命力。世界上的民主或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越来越多。我认为，以色列和美国的例子同这一鼓舞人心的趋势有关。”

我们能够从舒尔茨先生的话语中推出什么结论呢？我们懂得如何推论。但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能从美国国务卿的话中得出结论吗？他得出的结论是极为

危险的：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美国之间关系的危害，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危害。

舒尔茨先生所鼓吹的是，以色列越是扩张、越是残忍，就会变得更自由、更民主。世界上的民主局面越是得到改善，以色列越是推行压迫、占领、驱逐和侵略的政策，以色列就越是变得象美利坚合众国。它们都是民主国家。

舒尔茨先生还说：

“那么，几年来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友谊变得如此牢固，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舒尔茨先生看来，巩固同以色列的这种特别的组织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

“这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国。联系我们之间的道路和个人的纽带加强了我们双方。”

如果它们彼此间的加强是为了压迫和残杀其它人，那么这是什么民主呢？

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务卿继续强调他的国家同侵略者以色列之间的重要关系，强调美国完全致力于以色列的扩张主义侵略政策。因而，他进一步说道：

“通过我们对以色列在物质和道义方面的支持，我们在联合国的投票，以及我们的和平努力，我们是以色列国的持久坚强和不可动摇的盟友。

“每年我们向以色列提供的安全援助都多于向其它国家提供的援助。我们认为，这种援助是我们能够进行的一项最好的投资，不仅是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舒尔茨一方面绝对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却在发言中鄙视所有阿拉伯人的阿拉伯理智和尊严，说什么“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种族主义者都信任我们，向我们求助。”

难道有哪一个阿拉伯人会请求他们帮助巩固我们领土的占领和对我们公民的侮辱？我们对舒尔茨先生的回答就是，我们不能信任美国，因为众所周知，它用无限的潜力来支持以色列巩固对阿拉伯领土、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占领和吞并，并鼓励它继续对我们国家发动更多的侵略行动。

至于舒尔茨先生所谈到的以色列——这个美国政府试图保护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加以推销的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本性，我不想作出回答。以色列记者丹尼·罗宾斯坦已经作出了回答，他说：

“事实上，在以色列今天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尚无一致意见：我们是否愿意为坚持占领领土而不惜牺牲民主。全国一致同意谴责卡哈纳教士和教授民主价值观念只不过使我们得以逃避这一更加困难的问题而已。

“与此同时，以色列日常生活所使人学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民主价值观念。领土内一百五十万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已经十八年了，他们是和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但却没有同等权利。我们的青年人从小就相信，民族斗争、恐怖主义和通过法律进行歧视是生活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谁会能教人民民主？”
(《纽约时报》，1985年7月16日)

为了揭露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位记录还讲述了以色列港口工人罢工中的一件事，我引证如下：

“几年前，在码头工人罢工遭到镇压时，罢工联盟领导人在电视中批评警察说：‘他们竟敢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我们成了领土内的阿拉伯人？’”
有一条普遍得承认的原则，即除了侵犯被占领土内的人权和民族权之外，占领本身就是一起侵略行为。

因此，必须通过占领这一行动的不可避免性来看待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占领下所发生的一切；它几乎象反应堆一样，是启动建筑在仇恨受害者基础上的种族主义社会本能的引擎。因此，必须迅速、无条件地结束这一占领。

这就需要以色列全部撤出被占阿拉伯领土，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先是回归家园、自决、在自己的国家土地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在这之前，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被篡夺权利的斗争。

我们要告诉敌人的代表，引用《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的第四十九条和第七十八条只会陷入歧路。安理会必须向他重申，根据《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的第四十九条和第一四七条，个别或集体地强迫和驱逐都构成战争罪。

我们要提醒安理会，要诚实，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以以色列在1948年强行驱逐了一百万人民，1967年驱逐了五十万人民，从被占的叙利亚戈兰高地驱逐了约12万7千公民，从联合国存在的解除武装地区强行迁走了三万人民。到目前为止，他们仍不允许这些人民行使其根据《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九条回归家园的权利。

关于敌人的代表九月九日的发言，即安理会第S/17448号文件，它只不过是企图对伯利恒、埃尔比勒、阿富拉、纳布卢斯和图勒卡尔斯进行归类。他在发言中称它们为以色列城镇，假装忘记了严格禁止部分或整体地吞并被占领土的《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七条。我们奉劝他去读一遍1958年出版的关于《第四号日内瓦公约》评论的第275页，该页解释了第四十七条。该条产生于各国的良知，这种良知则产生于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中吞并许多国家这一事实。

以色列不仅应对驱逐被占阿拉伯领土内居民的罪行负责，同时也应对向被占领土转移外国移民的罪行负责。根据上述公约及其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条款，这同样构成战争罪。

我们必须在这几天里对以色列官员——不管是个别还是集体地，实行《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第一四六、第一四七、第一四八条内所载的惩罚措施。

安全理事会必须再次要求以色列尊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一方面，占领当局不接受该公约，另一方面，他们反过来在安理会引证该公约。他们拒不承认该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从而威胁着对在占领下的平民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制度。有选择地引用和引证《日内瓦公约》的部分条款，这表明对国际社会的智力缺乏尊重，并违反了安理会的行为和道德准则。

我们最后要指出，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条文与以色列在西岸、加沙和其他被占领土上推行镇压措施而制造的局势的严重性是不相称的，因为这些措施违反了有关外国占领的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规则。我们认为，决议草案本来应该明确地谴责以色列的行径，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人采取的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尤其谴责以色列的私人和官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对无辜人民的大规模惩罚和杀害。我本来还期望在决议草案看到对阿拉伯英勇抵抗以色列占领表示敬意的一段话。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齐杜埃姆巴先生（布尔基纳法索）：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您担任九月份安理会主席。您作为一位能干的外交家和谈判者具有的品质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这些品质将确保我们的讨论取得成功。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同志，他娴熟地、精干地、英明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我借此机会以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团的名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的常驻代表表示欢迎，布尔基纳法索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极好的合作关系。

几个星期以来，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暴力再一次对以色列非法置于其统治下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平民，尤其是西岸和加沙的平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以色列军事部队在这些领土上重新实施所谓的预防性拘留法之后，自1985年8月4日以来一直执行一系列的镇压措施、包括宣布宵禁、任意逮捕、驱逐出境和不经审讯的行政拘留。

此外，以色列当局扬言，打算对该地区包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卡塔尔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昨天提供的详细情况清楚地表明了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开会的局势的严重性。

在采取这些措施并发出威胁的同时，以色列正力图以恫吓的手段摧毁被占领土人民抵抗的意志。他们的抵抗是合法的，而以色列和它的盟友顽固地将抵抗与恐怖主义行为相提并论。

任何人都不能将一个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对其压迫者的斗争描绘为恐怖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当时，世界各地组成了抵抗运动对纳粹统治和压迫作战。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大国的解放斗争也是这样的，今天在南非也是这样，二千四百万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已经动员起来，务求使南非社会摆脱基于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和剥削。这一不变的真理还激发和加强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

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首先需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此目的，以色列应该采取现实的态度，勇敢地决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特征，并应该通过其唯一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谈判。

一旦满足了这一先决条件，我们便能希望最终结束已成为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日常命运的暴力和不安全。

基于这一信念，我们与安理会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提出了载于第S/17459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安理会在该草案中对以色列最近对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采取的措施表示痛惜，并要求以色列立即根据1949年8月12日的《有关在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停止所有的镇压措施。

这是安理会能够期望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任何国家起码做到的事。鉴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将能够毫无困难地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萨莱赫先生（约旦）：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西岸和加沙的局势时，这种局势由于以色列变本加厉地对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武断行动而恶化，安理会不应该忽略二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以色列对这些领土的占领正进入第十八个年头。 这种占领的性质和理论不同于任何其他的类似的占领，因为以色列占领当局领土的合法主人看成是无权拥有自己国家和土地的外国人。 他们认为，他们在那里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因此，他们有权擅用并用武力在这些领土定居，并侵占居民的生活资料，甚至侵犯他们在自己土地上的存在权利。

对这些巴勒斯坦人达动的挑衅和升级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色列疯狂分子集团在以色列国会的一个成员的带领下公开要求把西岸和加沙地区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

第二，在那一令人憎恶的占领下已经诞生了新一代巴勒斯坦年青人。 他们一直在占领下生活，有些人已经十八岁了。 他们只知道以色列军事当局，占领军和极端分子的定居者，他们以武力、恐怖和污辱的逻辑来对付这一代人和所有的人。 那一代人自发地抵抗那一占领，这是因为某些以色列人所证实的对他们所采取的作法的结果。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一下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研究院的以色列教授马克·希勒最近在接受美国报纸的采访中所说的话。

“……但是，希勒教授补充说，也许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年青的巴勒斯坦人愿意对以色列人采用暴力，而没有得到巴解组织明确的指示的因素，这就是新一代阿拉伯人在西岸长大成人，他们‘除了以色列军事政府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当局’。”

希勒教授对另一代人得出了下列结论：

“……他们自己就和以色列处于直接的政治冲突。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将肯定会导致某些区别，而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人，或者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人们只有通过意识到西岸和加沙地区正在经历的沮丧和痛苦以及绝望的程度才能够理解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的真实性，这是持续占领的残酷行为，以及越来越不相信通过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能够可能实现拯救的结果。尽管这些事实不言而喻，但以色列官员继续坚持他们惯用的战术，指责别人，认为别人对此负责。对于这种政策所能说的只是，这是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堆里，不敢正视现实的政策。坚持那一政策阻碍了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在这一地区制造了紧张局势和混乱，这只对和平的敌人和极端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力量有利。

我将不再重复最近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升级了的以色列镇压做法，在我之前的发言人已经谈到了这些，这些做法的详细情况载于已经散发给安理会成员国的众多的信件中。但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经就西岸和加沙地区和以色列的做法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了下列原则：第一，以色列只在于改变被占领地区的人口组成和地理地位的行动是非法的，其中包括建立以色列定居点，这被宣布为对和平的严重阻碍；第二，以色列必须充分执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第三，维护平民的安全；第四，拒绝以色列基于集体惩罚、管理性拘留和驱逐平民政策的做法。

我们相信，如果安理会曾经坚持要以色列执行这些决议的话，它就不会面对西岸和加沙地区现在日益恶化的形势。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在这些领土上的痛苦的唯一办法，是正如所有的国际决议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占领。

约旦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认识到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受苦的程度，它一直强调必须实现全面与和平的解决。约旦积极寻求恢复和平努力，以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保证另一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在安全与和平中生活的权利。约旦—巴勒斯坦协议基于安理会承认的原则上，并在2月11日得到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批准，协议包括了那一信念，并致力于实现全面解决，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平进程。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通过那一决议草案，因为那是安理会现在对被占领领土上人民的安全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李鹿野先生（中国）：我热烈祝贺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您杰出的外交才能必能使您有效地引导安理会顺利完成本月份的工作。我还要感谢您和一些代表团对我的欢迎。在履行本理事会职责的努力中，我将竭力同您和其他各位同事密切合作。您的前任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干练地主持了上月份的会务，我愿借此机会对他表示感谢。

以色列当局自今年8月4日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重新实施行政拘留法以来，在占领区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使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受到践踏，生命财产受到损失。

对于以色列的这些非法活动巴解组织的代表在他9月12日的发言中已经作了全面揭露与控诉。中国政府对以色列当局造成的占领区局势的恶化深为关注，对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并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支援。

中国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在占领区推行行政拘留法和驱逐出境的决定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因此，它必须立即废除。以色列当局应该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一切镇压和威胁，保障他们生存的合法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要求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非法行动，

责成以色列履行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一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安理会应该予以支持。因此，中国代表团支持不结盟成员国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

我们一向坚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直接关系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恢复，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公平和持久和平。安理会应当为此作出新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我讲的客气话。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我并不一定希望牺牲一个有可能仅仅成为仪式的传统。我要十分真诚和简单地说，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担任9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据说历史充满了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贵国政府在一个世纪前对桑给巴尔的香料特别喜爱的话，我今天在对你说话时也许还可用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不管这会如何，在不希望影响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过去和现在的良好关系的情况下，我请你允许我以科奈尔和拉辛的语言进行发言并向你表达最美好的祝愿。

我们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大洛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同志，他平等和客观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主席的工作。他十分注意地倾听我们的愿望和关心的问题，总是以关心的态度来维护我们之间的和睦。

最后，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代表和坐在我左边的秘鲁代表，我已经有幸跟他在联合国一道工作。

1985年8月4日，以色列当局决定再次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推行一系列被谴责为非法的措施。这一决定引起了可预见的反应，就其性质和范围而言，这些反应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9月份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卡塔尔代表在

其1985年9月11日的信中十分及时地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

事实真相是众所周知的。在前面发言的代表，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常驻副代表已详细说明了情况。以色列占领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可以进行长达半年的行政拘留和驱逐被认为威胁到安全的人。但事情似乎是，我们所看到的针对武断行动提供的司法保护只不过是幻觉，因为改正的办法只能被看做是暂时停止采取这些措施。

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以色列当局本可仅采取警察措施。但不出人们所料，他们根据自己的升级和极端的政策，选择进行军事和准军事的行动，这些行动导致在西岸和加沙出现了有系统地大规模拘留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同时，他们还实行宵禁，采取集体惩罚的做法。

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威胁要对设在安曼和其他地方的巴解组织的办事处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当局的一些人还就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发表的措词极端的讲话，鼓励以色列定居者不断增加的挑衅活动。安理会的各位成员将理解，所有这些措施只是使得该地区的局势恶化；显然，巴勒斯坦人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大会在其1980年11月11日的第35/122号决议中，安理会在其第468(1980)、4691(1980)和484(1980)号决议中都确认，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该公约第四十九款第一段明确规定：

“禁止强迫将个人或集体和将受到保护的人从被占领领土转移和放逐到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国家被占领与没被占领的领土，不论动机如何。”

我要强调一下“不论动机如何”这几个字。

为维护公共秩序的安全的任何一种需要都不能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所作所为辩解，这是因为，据报道在该地区发生的事件和被用来为这些措施辩解的理由都是来自以色列提供的事实。以色列继续应用和强化其定居政策，这引起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除了占领国本身之外谁都不能说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军事占领是恐怖主义。

尽管出现了种种解释，但我们仍然坚信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构成严重、赤裸裸和多次地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暂时保护贫民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以迫使以色列严格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停止行政拘留、监禁、强迫驱逐和实行宵禁，这些政策作法只能使以色列更好地推行其压迫和侵略政策。以色列必须停止其无视国际公共舆论的态度，必须理解只有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问题才能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履行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能改变目前的专横的统治、破坏和不公正的局势。

主席：我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扎莫拉先生（秘鲁）：主席，我昨天曾高兴告诉你，我十分高兴在你的干练领导下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我今天再次表达自己感情。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我的好朋友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作为安理会主席上个月作的结束工作。我也要友好地向今天对我们表示的欢迎的话表示感谢。

由于军事占领军对平民采取的措施，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局势恶化了。作为这一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们要表示对此关切。秘鲁愿意对创造能够使中东所有各方享受公正和平的条件作出贡献，秘鲁参加了所有的努力来制止恶化的过程，最近的事件是这一过程中的新增加的严重的因素。

同样是出于希望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和公正的愿望，我们要重申这种关切心情，重申有必要终止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措施，重申占领军必须迫切地遵守《关于

暂时保护贫民的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一点，因此，不结盟国家提出了这一决议草案，通过这一决议应当是反映了安理会对该地区的安全日益恶化所抱有的关切。

甲盛实先生（泰国）：主席，首先，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见你来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贵我两国一直存在着友谊与合作的友好关系，也使我感到更加高兴，热情和真诚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由于你的智慧、很强的能力和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在9月这一重要月份中将成功和有效地进行。

我也借此机会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向你的前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表示他理应得到的敬意，他十分胜任和有钻研地指导了8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特别注意到，安理会关于召开一次纪念会议的计划是在他任主席期间最后完成和获得各方同意的。

我也要热烈地欢迎最近分别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的常任代表的李鹿野大使和卡洛斯·阿尔扎莫拉·特拉沃索大使。他们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对国际事务有着广泛的支持，他们不仅在为自己的各自的国家从事外交活动中，同时对本组织来说都将证明是十分宝贵的。

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问题在安理会确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占领国所采取的蛮横措施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巴勒斯坦的问题构成了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我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一贯真诚地希望以和平与公正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要再次重申泰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第一，泰国坚决支持所有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这一决议构成了各方同意的和平解决这一

问题的唯一基础。

第二，泰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理愿望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及安全地返回自己家园和恢复自己财产的权利。

第三，泰国认为，以武力获取其他国家领土的作法违反了国际上承认的原则之一。在这方面，我们一贯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在听取了前面几位发言者的发言之后，特别是卡塔尔代表作为阿拉伯集团主席的发言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再次表明对被占领的领土上，特别是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严重关注。这一局势没有丝毫改变。实际上，由于占领当局行使的行政权利显然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这一局势恶化了。这些措施——即恢复可以不经审讯进行长达六个月的行政拘留的政策，驱逐被认为威胁到了安全的人，增加新闻检查以及针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措施——直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以色列是签约国之一的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暂时保护贫民的日内瓦公约》。

举几个例子：行政监禁违反了公约的第5条的第三段。这一段规定，在进行审判的时候被保护的人不应当被剥夺公约规定的公正和正常的审判权利。同一项公约的第49条禁止单独的或集体的强迫迁移，以及把被保护之人从一个被占领土驱逐到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一旦继续下去，将不仅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也将构成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的严重障碍，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代表团也仔细地 and 感兴趣地听取了以色列常驻代表昨天的发言。但是，我们代表团仍然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也就是在被占领土，特别是西岸和加沙，有关各方特别是占领国必须严格遵守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条款。此外，提出证

据的责任不应当由被占领土人民承担，而应当由占领当局承担。总之，以色列必须明白无误地证明，没有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过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措施。如果提不出这种证据，我们就应当相信在外国占领枷锁下生活的那些人民所说的话。

在这方面，也应当指出，以色列长期占领这些领土造成了以色列作为自己采取镇压措施理由的那些人民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占领国已经承认，已经驱逐过巴勒斯坦人。因此，这一措施至少初步看来违反了1949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不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多少，以色列因此在这方面必须负责。

根据我的上述发言，我们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载于S/174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泰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希望你能够在主持这一特别繁忙和艰巨的月份中的安理会的工作时获得成功。

我们也想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常驻代表特洛扬诺夫斯基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8月份的会务。他广泛的经验和知识使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的问题。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也想祝贺中国和秘鲁的代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要求安全理事会紧急讨论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土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镇压性措施。局势的危险性产生于这些措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不断接到的令人震惊的报导也提供了证据。我们的注意力再一次被引向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中的爆炸性局势和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结束占领的必要性。

从收到的各种报告中可以看出，占领当局已经造成了一种恐怖局势，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儿童和妇女开火。他们根据1985年8月4日有关行政监禁的法令进行大规模逮捕。占领当局正在以色列定居者中间挑拨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毫无疑问，这些行为粗暴地违反了1949年通过的《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

许多在联合国反复得到引证的报导表明了被占领土中这种专横的法律的程度。只要指出80%或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年轻居民遭到逮捕或监禁就足以说明问题。定居者现在已经武装起来，从而打伤了大约600个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100多个妇女和儿童。被占领土中最近的镇压和恐怖浪潮的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制造恐怖气氛，迫使他们离开祖先的家园，以为以色列定居者夺得所谓的生存空间。

以色列贯彻这些罪恶的法令——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法令是罪恶的——及其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定的藐视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以色列得到了来自美国的直接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援助和支持。由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解放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建议都被阻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明确地谴责以色列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及其最近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行为。我们赞同立即结束这种行径，并支持载于S/174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想提醒安理会成员，我刚才收到了一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依照惯例，如果理事会同意的话，我建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伊朗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在这次安理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允许我发言。我要祝贺你杰出地主持本届会议。我也要祝贺和感谢您的前任在上月份安理会中所作的宝贵工作。

“被进攻者，以获得反抗者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却是万能的。

“他们被逐出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要不是真主以世人相互抵抗，那些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纪念真主至明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凡辅助真主的大道者，真主必定辅助他；真主确是自强的，确是万能的。”（古兰经第22章，第39和40段）。

我相信，安理会或听众中没有一人会否定这些话对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的异议和适用性。

我刚才引证的话包含着神圣的权利，强大而最有效，事实上是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捍卫上帝所赋予他们的权利斗争的唯一根据。

此外，《古兰圣经》还说：

“为上帝的事业反对攻击你的人”

这就是说用上帝的方式反对那些进攻你的人——那些向你宣战的人。

这些话虽然最适用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教徒，但他们并不是单为他们讲的，而是对所有穆斯林人讲的，对数百万穆斯林人讲的。捍卫巴勒斯坦圣地，把伊斯兰圣地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重新举起巴勒斯坦的旗帜，恢复巴勒斯坦国，这是全体穆斯林教徒的伊斯兰责任。古兰经命令所有穆斯林教徒：准备好所有的力量和车马以打倒上帝的一切敌人和你们的一切敌人以及那些你们虽然不知道但上帝知道的敌人。但是，有些伊斯兰会议的成员，我指某些

伊斯兰国家，不仅没有协同努力，拒绝其现有的力量，而是求助于安全理事会，满足于提出决议草案。在过去也通过许多相似的决议草案，它们只能削弱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进而使犹太复国主义敌人高兴。

历史的经验，至于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现代的经历都使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相信，被用武力夺走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夺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使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明白。

罗列和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在过去和最近在被占领土犯下的罪行只是浪费时间。

要结束占领不能靠纸面上分析占领的条件和状况。但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使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们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非常困难。

自从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伊斯兰本色，效仿世俗社会的罪恶榜样，我们就被迫作那些他们高兴的事情，遵照他们的标准行事。因此，我们围着安全理事会忙来忙去，期望安理会帮我们恢复正义，至少在决议中声张正义。

然而这一机构是谈判的地方，它给愤怒的被压迫者一个机会发泄自己的愤怒，然而冷静下来。这就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主席先生，您知道，同非法的敌人进行谈判就意味着承认压迫，承认占领，承认非法行为。

在这个机构中，侵略者和侵略的受害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变得平等，变得同样合法。帝国主义的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地变成了谈判的一方。这是错误的。

但是，在伊斯兰的斗争中，情况不一样。被压迫者力争消除不正义，而不是进行谈判。他们力争摧毁非法的机构，并且因而努力履行一项神圣的精神义务；这导致了正义，并且进一步提高了精神价值。正义是上天亲手赋予我们社会秩序的自然平衡。这种社会平衡同自然界，如天底、星、月亮、太阳、星系、美丽

的花朵等其他地方存在的平衡一样。正如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平衡一样，也没有人能够否认约定熟成的平衡，后者平衡必须在上天规定的基础上在人类的社会中加以维持。

那些无视上天法律，在烦琐的世俗和人为环境中寻求正义的人应该蒙受耻辱，这是他们狂妄自大自己寻找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后的38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一点上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阿拉伯世界真正愿意按照伊斯兰教采取行动，为他们准备好一切力量和今天伊斯兰国家的僵绳，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穆斯林国家存放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银行的所有资产；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军事和其他强国的所有资源、石油和人力；它们的所有市场和经济资源；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双手和头脑；所有这些应该依照上帝的方式加以动员和利用。应该动员我们的僵绳和我们的力量反对敌人。

如果他们能够协调所有这些资源中的仅仅五分之一，我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就会感到继续败在巴勒斯坦在经济上是十分不合算的。他们就会离开。但是，当伊斯兰的格言和裁决被忘记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就能够占领并且加以扩大；它能够驱逐、摧毁和残杀。而我们却坐在安理会的会议厅里，为一项决议草案争吵。这是穆斯林世界的悲剧。

为了满足我们那些向安全理事会呼吁的兄弟们，我国代表团支持目前这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仅仅惋惜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决议甚至不愿意用更强烈的字眼，而根本不考虑到即使是提出的一点小小的东西也可能被否决的这一事实。我们以及安理会的成员们应该看到，整个穆斯林世界无视自己的宗教义务，假装无知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义务，却象一个白日做梦的小孩一样，向敬爱的安全理事会这只玩具熊提出申诉，而到头来安理会只能为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所作所为感到痛惜，所有这些是令人遗憾的。

黎巴嫩人民的斗争表明，1967年整个阿拉伯军队抵挡不了6天的这个一度不可战胜的敌人是能够打败的，甚至用一支小小的军队也能够打败的。但是，能够看到和听到我们近代历史的最好教训的明智的眼睛和耳朵都在什么地方呢？

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好成员一样，我们也相信正义，但是我们并不相信正义能够轻而易举或者在安全理事会里得到。

我们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我们认为，穆斯林世界必须根据伊斯兰教采取行动，以便恢复自己的权利，并且再度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土地上高举巴勒斯坦旗帜。我请求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们、不管是否是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拉起手来，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阵线。

就象我们愿意在安理会里同他们一道一样，我请求我们的兄弟们同我们一道打败敌人，在战斗的前线保护我们的巴勒斯坦。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安全理事会将乐意地通过满足他们的任何决议，因为他们将是强大的、能够取得胜利的和并且在那些只承认强权不承认权利的人看来也是值得尊重和敬仰的。我认为，会议厅里的许多人，包括安理会的成员都同意我的看法。

犹太复国主义这东西并不算什么一会事，必须打败，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穆斯林民族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优越的和有能力的民族。我相信，穆斯林民族能够从中东消除犹太复国主义癌症，我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很快就能够这样做。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希望，他在发言中不是鼓吹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接受《宪章》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个条件。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希望那样做的话，他可以在一定的时候进行答辩。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并且发言。

纳唐亚胡先生（以色列）：今天下午，坐在这里聆听叙利亚代表之内的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谈什么人权、民主和民主的价值观念等等，真是大受启发。我们要特别、热烈地感谢最后一位发言者伊朗代表，他对某些代表的含糊其词渐渐不耐烦了，干脆直直统统地说了出来。他赤裸裸地呼吁进行一场圣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有耳共闻。

我们在此谈论驱逐，在这次讨论中，我多次听到人们提及这个词。伊朗代表毫不害羞地撕下了一切伪装，会议进行某些代表一直要求的驱逐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进行一场圣战。

我还听到叙利亚代表代表受折磨的巴勒斯坦人发言。我不仅要问问他：是谁在贝卡屠杀巴勒斯坦人？是谁在特里波里屠杀他们？谁在贝鲁特屠杀他们？是谁在西顿屠杀他们？是谁在大马士革屠杀他们？这一点阿拉法特是非常清楚的，至少他应该在叙利亚问题上说几句话。据《明镜》周刊报道，他曾说：

“在大马士革，光是在雅穆克河的巴勒斯坦营里，就有22个巴勒斯坦人在最近与政府部队的战斗中被杀害，80多个人受伤……叙利亚哈利伯和德拉的巴勒斯坦营里也发生了同样事情。除此之外，几百个人被拘禁。”

巴格达的巴解之声也说得很具体：

“巴解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这些血腥事件负有责任。”

能够提出这些数字使我很高兴，因为重要的不仅是谁在进行指责，而是涉及到数字。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提出这些数字。但我还要指出，在访问了黎巴嫩之后，医疗援助巴勒斯坦人这个机构最近报告说，14,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前往黎巴嫩南部，以逃避叙利亚的屠杀；这一福利机构的基地在英国，他的同情是非常明确的。显而易见，对巴勒斯坦人来说，靠近以色列比靠近叙利亚和大马士革更安全。

根据我的计算，叙利亚代表至少不下12次地援引了“民主”这字。他说的是

什么样的民主，难道是大马士革闹剧一般的国会？据我们地区每个人所知、和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现在所知，也许这种民主就是哈马规则的民主而已。他还援引了许多阿拉伯代表在此关于以色列民主以及未来的呼吁，使我很受感动。他们的关心使我深受鼓舞，因为我希望他们对自己国家也这样关心，使得我们都希望的一个新时代到来。

但是我最感谢的是叙利亚代表对林肯一番话的引证。林肯曾经说：

“恰当说出的话就象银盘上的金苹果”。

我并不说叙利亚代表说的其他话是一个银盘，但我觉得，他引述的关于自由的意义和美国国务卿对自由承担的义务，以及国务卿关于以色列决心捍卫自由的发言，确实实是金苹果。

这次讨论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民用目标。这一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我昨天已经引述了一些例子：出租汽车司机、带着一群学生的年轻教师，或在耶路撒冷中心被刺死的5个孩子。这些就是民用目标。在民用目标周围发生冲突的原因完全不能影响民用目标的地位。事实上，战争法的中心理论就是区分战斗者和非战斗者，这一定义根本不取决于有关冲突的所谓和真实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一点，那么国际法、战争公约的整个概念和本组织——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而且是联合国——赖以成立的理想就毫无意义。没有什么能够为蓄意谋杀儿童辩解。不管是“民族解放”，还是“为合法权利”进行战斗，都不能辩解。如果我们可怕地接受这样一个设想，即可以引起进行这种恐怖主义，这种暴力行动，这种有系统和故意地屠杀平民的行动，那么不仅这些具体的受害者将遭受苦难，还会使国际上出现无法无天的时期，回到本世界初的野蛮时代。

昨天，我问了问我们到底在处理多少起驱逐事件。我提出的数字没有受到挑战。这个数目就是，过去4年中只驱逐了一个积极的恐怖主义分子。包括叙利亚代表在内的某些代表说，现在正在发生“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件。

我想，根据哈巴规则，大规模屠杀应该是20,000个人。这就是叙利亚贫民在哈马遭到屠杀的数目。即是一半吧，10,000名也构成大规模屠杀。我还要退一步说，也许1,000名、甚至100名仍然是大规模屠杀。我还要再退一步，就算10名。我们说5名怎么样？指出那5个被屠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怎么样？至于这5个人是否是无辜的，我们以后再谈，他们是去年被以色列部队杀害的。我还要再退一步。不满5个人呢？我说，我们有这些人的名字，他们的代表就坐在这里。就象昨天的数字一样，今天的挑战充分说明了问题。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滥用这一论坛，使它为一些绝对荒谬和无关的理由举行会议，而且也是在处理一种颠倒是非的现象，因为那些一味进行大规模屠杀和大规模进攻，故意和有系统地屠杀无辜平民的人正在篡改本组织的宗旨和意义。如果他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得到通过，那么他们寻求的这种堕落就会可怕地继续进行下去。

主席，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绪，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除非我听到有人反对，否则我就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卢埃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祝贺。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九月份利用您的技巧和经验。同时，我还要请求您向苏联代表表示感谢，他非常卓越地领导了八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他非常有权威和有礼貌地担任了我们的主席。

我国政府十分关切地注意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现的紧张局势的升级，这使得占领当局恢复了特别的立法，这个立法可追溯到委任统治时期。

人们只能对这种立法对被占领领土的平民强加的限制表示惋惜，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停止不论来自何方的暴力升级才可能产生为恢复对话所必不可少的信任。

我国政府一向非常关心这些领土人民的境况，不管是保护他们的人生安全，还是保护他们自由，以及尊重当地的代表性的结构。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一向致力于保护西岸和加沙地带人民的合法的权利，这完全符合日内瓦公约，特别是1949年8月12日的公约。

所以，我国代表团希望阐述对该决议草案的立场，决议草案清楚地反映了占领当局自8月4日以来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采取的措施，该公约第49条明确禁止将人驱逐出有关的领土。

毫无疑问，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必须尊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以色列最近采取的措施是不符合公约的规定的，可是，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暗示，所有的措施都违反了公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觉得有必要弃权。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您非常卓越，干练地主持了九月份的会务。同时，我要向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表示感谢，他非常公平地主持了八月份的会务。自从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和我在日内瓦初次会面以来大约有30年了，当时我们都很年轻。

我现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我必须指出，我们昨天和今天看到的对抗性辩论对和平事业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认为，有些代表用不恰当的措词来批评以色列，打断了我们对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探索。我们一直感到特别担忧的是，这竟在和平进程已在中东开始时发生了。

我们注意到许多人在这里提到纳粹主义。有些人一再将目前的局势说成是恐怖主义，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我只能请求停止这种有害的争吵。

有些人说是美国政府犯下了可憎的罪行，即帮助以色列获得安全感，同时千方百计地实现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公正和永久的和平。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听到有些人想要在这里散布仇恨。

现在谈谈这次辩论的主题，我要说，我认为，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有选择地执行法律。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经常在安理会出现，这将是任何法制的丧钟。任何法制将平等地执行法律作为其首要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普遍性是联合国的基石。有些国家有选择地使用这个国际公约，阻碍了我们追求《宪章》设想的世界秩序。我们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要么所有人都执行这一公约，要么任何人都不能将它强加给其他人，我国政府将继续反对这些破坏性的倾向。

同时，我觉得很痛心的是，有些人一再谴责对巴勒斯坦人的敌对行为，他们忘记了我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联合国救济工程处对巴勒斯坦人提供的支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众所周知，美国是联合国救济工程处的最大的捐助国。

现在我要谈一下面前的决议草案。美国政府不能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它只是谴责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的拘留和其他政策，而不同样地谴责并要求停止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平民和官员的恐怖行为，因为正是这种行为招致了这些政策。

我们过去已表明，我们认为诸如行政拘留和驱逐的措施是不符合《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

我们曾多次地指出，美国政府非常关心包括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的暴力升级。假如不制止的话，这种暴力最终将导致不断的报复。所有那些对该地区公正和永久的解决真正感兴趣的人必须努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然而，象这样一个一边倒的决议只会因使所有各方的态度硬化而鼓励这个暴力和报复的循环。单独受到谴责的一方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永远得不到公平的听证。其他方面认为，安理会宽恕了他们的行为。

我还要补充说，在这个地区，在中亚、东南亚还有许多人不幸地生活在外国军事占领之下。数百万背井离乡人的困境似乎很少有人关心。

最后，让我说，象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决议通过加剧已经不稳定的局势削弱而不是加强了该机构在解决引起暴力的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将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同提出的载于S/174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布尔基纳法索、中国、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决议草案没有获得通过。

现在，我请那些愿在表决之后进行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国发言。

伍尔科克先生（澳大利亚）：约翰爵士，和早先发言的人一样，我愿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高度赞扬你的外交才能，并欢迎你作为安理会9月份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要正式地热烈赞赏苏联常驻代表作为8月份安理会主席完成任务所表现出的干练方式。

在表决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时中，澳大利亚代表团弃权。在考虑那一决议草案时，我们考虑到了在安理会这两次会中的所有发言，以及我们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形势的理解。我们认为清楚的是，西岸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混乱，暴力产生暴力，常常危害无辜的平民。对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的袭击所作的详细和令人遗憾的描述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遗憾，我们认为这种袭击是令人发指和令人愤慨的。

在处理安理会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指导我国代表团的有一系列考虑。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种问题的持续性强调了继续有必要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在目前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以色列继续占领被占领领土违反了国际法。同样，当占领继续进行的时候，毫无疑问，1949年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

项日内瓦公约》对这些被占领领土是适用的。以色列有令人理解的安全考虑，但它有义务尊重西岸阿拉伯军民的民事自由，不采取过分措施。至于什么构成了对《日内瓦公约》的侵犯，这是可以辩论的，但占领者的行为符合《公约》的规定和文字是重要的。

西岸的形势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对其原因和影响已经谈了很多了，对不同的各方提出了指责。清楚的是，在暴力的循环中，行动引发了反行动。其结果是一系列非常熟悉的事件，但仍然使安理会的成员国感到遗憾的事件。

澳大利亚代表团希望，我们能够首先看到暴力的早日结束，第二能够恢复被占领领土上的平静和和平。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在几个方面是不够的。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草案中承认在被占领领土上令人遗憾的暴力的升级，而不要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方的行动上。同样，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不平衡的、在某些时候是不太准确的反映了那一形势以及它与《日内瓦公约》的关系。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在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中弃权了。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对我讲的赞扬的话。

比埃林先生（丹麦）：我首先要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阁下主持9月份的安理会。过去以及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国时期我们多次密切合作，我们高度赞赏你的专业和人道的品德。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作为安理会8月份主席完成了他的职责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这是我国代表团再次有机会赞赏他作为外交家的才能，并赞赏他的公平和幽默感。

丹麦非常关切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最新事态发展。对以色列平民的越来越多的袭击导致以色列的一系列反击措施，包括行政拘留、宵禁

和驱逐令。

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一暴力和紧张局势的升级，这导致了一些无辜平民受害者，我国政府敦促所有各方表现出最大的克制。我们愿意重申，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法的准则都在被占领领土上适用，至到在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范围内结束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领土的占领。

丹麦和欧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一起多次声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政策的立场，以及对维护中东和平所必须的原则。继续进行暴力和反措施的循环只会破坏对话和信任的必要基础，而这是任何旨在于全面和平解决的建设性谈判的必要前提。因此，丹麦敦促不采取任何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那一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今天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能够足够的考虑到这些。此外，我们担心它可能破坏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谈判的行动。因此，我国代表团在表决决议草案时弃权。

主席：我感谢丹麦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很高兴看到阁下出任主席，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将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我们祝你在这个重要的月份中成功，在这个月中除其他事项外，我们还将召开一次由外交部长参加的安全理事会的纪念会议。

我还要欢迎中国和秘鲁的新代表，祝他们在其重要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苏联投票赞成此决议草案，这一草案是由不结盟国家提出来的，它们也是安理会的成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决议没有通过。考虑到美国投的反对票而造成了这种状况。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它还代表所有阿拉伯国家，它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考虑以色列对被占领土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镇压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造成了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巴解组织代表和阿拉伯国家代表，以及安理会成员代表的发言中看到这些情况。他们都在今天作了发言。而我们还要强调，如果把一些占领者和反对占领者的行动平等看待的话，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讲到暴力循环问题上，在目前情况下讲是不适合的。

我们安理会注意到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加沙地带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恐怖主义的体现。占领者对无辜居民开火，而且采取一些措施，还实行宵禁。由于宵禁，许多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境。这些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该公约是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这也是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的。人们对此毫无怀疑的。以色列是无视安理会决议的。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发生，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外交、政治、经济上支持所造成的。今天我们又看到这种支持的进一步发展。

苏联代表团在此问题上立场是很坚决的，那就是在中东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我们支持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得到合法权利，建立起独立的国家。我们也知道，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才能取得包括巴解组织的努力，在一次中东国际会议上取得。

苏联代表团强烈谴责以色列最近所采取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措施。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采取强力措施来结束这些活动。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和对我讲的客气话。在我作为联合王国代表发言前，我希望表示：我觉得我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我已经正式祝贺并感谢了我

的前任，也欢迎了中国和秘鲁代表，因此，我就没有必要作开场白了。但是，还有一些严肃问题要讲。我希望所有那种极端的和那种指责性的话能得到避免。它们是不符合安理会尊严的。特别是我们的客人更不应使用这样的话。现在我以自己国家代表的身份来发言。

我国代表团密切听取了辩论中各种说法。我们也考虑到被占领区的报告，是有关当局所采取的暴力行动。我们谴责任何人犯下的暴力行动，特别是那些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的行动。我们非常关切对平稳气氛所造成的破坏，此种平稳气氛对成功地使各方进行和平谈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和平是很重视的。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看来是极端的，也是违反它法律义务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讲到占领者对被占领土上平民的义务。毫无疑问，那怕驱逐一个人都是违反1949年公约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认为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上紧张局势中的行动是明智的。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考虑了一些成员所提出的载于S/174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正如某些成员所注意的那样，我们表明，这个措施对我们来讲有一系列困难。虽然我们对以色列的一些行动表示不满，但我们对第2执行段落感到有些不满，是有关占领者权利的。我们希望能有个比较平衡的措辞，结束所有各方的暴力。只有恢复平静，才有可能使和平过程继续下去。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建议没有被采取，因此，我们只好在投票上对此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我现在继续履行安理会主席职务。

卡塔尔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在安理会即将结束讨论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采取镇压措施之际，我作为阿拉伯集团主席做如下发言。

我诚恳地感谢并赞赏安理会成员国，它们是不结盟集团成员，它们为起草反映巴勒斯坦领土平民最低愿望决议草案作出了努力，以结束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他们

非人道行径。

我还要感谢和赞赏所有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国家。 他们的赞成票反映了他们对人道原则的承诺，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承诺，反映了他们关注所有人民的事实。

我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将不会忘记这一光荣的立场，将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终止侵略的努力表示的支持，阿拉伯集团就巴勒斯坦人民对阿拉伯国家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映表示感谢，将不会忘记他们的立场。

我们应当指出，令我们遗憾是，一些国家对这一决议投了弃权票。 我们本来曾希望这些国家——其中一些曾经遭受过外国占领，他们的人民也曾勇敢地反对占领者——会理解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局势的现实，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理解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斗争与终止这一占领的原因。

我们本来曾希望这些国家能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出发，对这一决议投赞成票。

令我们特别遗憾的是美国对这一决议草案使用了否决权，使决议未能获得通过。我们本来曾希望美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占领方面能发挥先驱的作用，这一作用就是支持所有人民的自决，这是威尔逊总统宣布的14点内容之一。 我们本来曾希望美国能根据这种支持人权的立场，不会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曾希望美国不会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最仁道的理想，特别是鉴于这一决议草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十分温和的。

从法律和技术的观点看，这一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是由于使用了否决权。但不论从道义的观点还是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这一决议草案成功的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道义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他们。

主席：我谢谢卡塔尔代表的发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请求发言。 我请他发言。

曼索尔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感谢所有在不利的情况下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的

朋友。这些朋友以这种方式确认了他们谴责以色列当局对我们在阿拉伯领土上进行斗争的人民推行压迫政策所抱有的谴责态度。他们也表示声援我们人民为反对这一臭名昭著的占领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的各位朋友今天证明了他们确实是站在真理和公正的一边，站在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占领和侵略的人民斗争一边。这些朋友和不结盟国家的支持使我们感到高兴。

以色列认为，人类从总的来说是处于错误之中，并且是骗子。以色列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才是不说谎的人。不论对否，我将让理事会来作评判，以便能理解以色列代表的谎言。

关于美国同以前一样否决了安理会主席的声明一样，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的立场，我要说，这一立场预先就妨碍了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采取的一系列行径中的一个新的行动。

美国的立场违背了人权的最低标准，因为这一立场是支持以色列推行的压迫和铁拳政策。这一立场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反抗侵略的权利。美国行使否决是对国际意愿的又一次挑战，是对要终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措施的意愿的新的挑战。

美国代表说，美国已经帮助了巴勒斯坦人民。他无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又反对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的家园遭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对。特别是美国，它妨碍安全理事会通过任何决议。

究竟是谁妨碍在中东实现和平，这是众所周知的。虚伪是我们强烈谴责的种种邪恶之一。美国的立场只会使我们人民谴责一个方向：加强斗争，坚持将我们领土上存在的占领状况扫除一光。我们坚持要恢复自己的领土，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关于今天和昨天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所说的谎言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领土上进行的斗争所作的攻击，我只想告诉他以色列的一些报纸所反映的一些看法。

以色列代表认为任何其他的说法都是谎言、捏造和虚构。但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上登载着由犹太复国主义的作者所写的东西也许可以使他信服。

《Davar》报谈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那里有占领，那里就有持续的革命和斗争，这就同自然法一样，是一个事实。

甚至以色列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上个月一份以色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

“‘铁拳’政策，镇压性的政策，包围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的政策”。

同一文章指出

“这一政策可能会带来某种安宁，但是抵抗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将会到来；无法进行阻挡。”

这篇文章呼吁以色列人放弃那些掌权者的幻想，这些掌权者企图阻止反对占领的努力，这篇文章还说，占领当局的手段无法阻挡对以色列当局的抗议，任何相信这种措施能够起作用的人都在欺骗自己。

这篇文章说，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恐怖主义，那些推行这种政策的人错了，因为这不是一种有效的说服巴勒斯坦人停止抵抗的方式。这篇文章说到

“以色列政府正在寻找借口，动用武力，宣称犹太人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为什么不说出实话呢？为什么不说犹太人要获得安全的生活——“当然指的是在西岸和加沙的犹太人——”就不能让超过一百万的人民把我们看作是占领者。即便我们拿走他们的刀子、刮胡刀和石头，他们仍然有着他们的指甲和牙齿来进行抵抗。”

我再次引证《家园报》的文章：

“发生暴力意味着阿拉法特的胜利。我们必须明确承认，所有镇压不可避免地结果都是非常有害的，特别由于混乱和失望将会在犹太人中间传开，并且将改变生活的方向和结构，并使我们社会感到震惊。”

如果我们人民在被占领土中抵抗占领的斗争只是少数人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话，正如以色列代表所指责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派伞兵到巴勒斯坦领土上去？为什么他们加强对被占领土人民的镇压？为什么他们坚持对被占领土人民实施非人道的法律？为什么他们继续进行行政镇压？为什么他们驱逐和监禁这么多人民？为什么人民被突然驱逐，并长期与其他人民生活在一起，就象昨天最高法院决定从被占领土中赶走 11 名巴勒斯坦人那样？他们随时有可能被赶走，除非他们已经被赶走。为什么占领当局对儿童开火？为什么要建造新的监狱？为什么他们关闭和压制新闻界？为什么他们实行宵禁？为什么他们进行大规模迫害？为什么他们没收土地和建立定居点？为什么同样这些人——特别是卡哈尼和沙龙——想赶走二百万阿拉伯人。

我在安理会提出所有这些问题。

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 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在此再度发言，行使答辩权。

主席先生，根据我的理解，你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也许无权对我的发言作出哪种评论；以你本国代表的身份，我想你的评论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并没有说过贵国任何不好的话。但是，我仍然要行使我的答辩权。

主席先生，至于你发言的实质内容，我想说我们签署《联合国宪章》并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为了贯彻《宪章》。我想问是否有任何安理会成员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完全和正确地保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或者说安理会在这方面的斗争没有遭到阻碍。主席先生，我们的问题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也想贯彻《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但是，持续地贯彻《宪章》既需要在今天尊重《宪章》，也需要在巴勒斯坦领土被最初占领和分割的时候尊重《宪章》，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被逐步吞并，这就是今天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正是受人尊敬的《宪章》本身未能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或是穆斯林的权力，穆斯林的圣地现在被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占领着。

我们因此相信，《宪章》没有得到贯彻，并且是以非常客气的方式没有得到贯彻。我们认为，这种客气和不贯彻的现象仍然会继续下去。

主席先生，我还想说——在不提到马尔维纳斯战争的实质的情况下——我相信你将同意我的话，贵国在自卫的口号下进行了那次战争。贵国相信这是一次合法的战争。

如果穆斯林世界团结起来保卫巴勒斯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根据《宪章》是合法的，决不会违反任何《宪章》签字国会员条件。所以，我们要求捍卫巴勒斯坦，这是伊斯兰的呼声，这一呼声完全适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我非常遗憾，有些人可能对这一呼声不满意。事实上我在安理会是作为客人发言，不是骂人。我只是讲事实，但事实并非总是甜密的，有时是苦的。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中，很多事是令人非常痛苦的。很多人失去家园，他们充满冤恨，这些都不是甜的，而是苦的。

在我们安理会会议厅里，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违背以来得到彬彬有礼地容忍。这种苦的事实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向理事国表示抱歉，这么晚还发言，但我一定讲得十分简短。

首先，我要表示我国感谢布尔基纳法索、秘鲁、马达加斯加和印度的原则立场，

他们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是保护国际人道，要求一个占领国遵守国际法。这不仅是要求遵守国际法，而且要求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宪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纳粹后制定的。

决议草案的表决清楚地表明，尤其是向所有阿拉伯国家表明，这些国家以卡塔尔大使为代表要求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乞求任何东西。美国否决了另一项决议草案。这又一次表明，有人要阻挠和破坏国际法，因为它也涉及到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

中央情报局就在尼加拉瓜活动。美国政府自己就这么说。我们在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土的兄弟们被流放、枪杀、监禁，而有人却对我们说我们没有权向安理会要求一个决议。以色列侵占了我们的领土，却要我们和他们坐在同样的椅子上。

我们回顾一下欧洲的文化和东、西方的历史，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书籍，就可以看到抵抗是人类最庄严的举动。我们西岸、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和戈兰高地人民进行的斗争是高尚的斗争。我已说过，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斗争，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种争取领土解放的斗争，因为这是《宪章》要求的。这种传统是联合国建立以来一贯受到尊重。非殖运动也是按照这一《宪章》精神进行的。第51条说这种斗争是合法的，要求所有的被占国家有权进行解放斗争。所以，不管美国如何想把我们同以色列等同起来，我们不会听美国的威胁，也不会害怕他们的威胁，我们决不后退一步。我们早知道美国会投反对票，它会保护以色列。

《日内瓦公约》方面就表示了这一点。以色列至今不承认《公约》适用于我们的领土。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有利自己的行动。

我们曾多次说过，我们要告诉安理会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勾结反对阿拉伯人民。

我们谈了很多民主，谈了以色列的民主。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有所谓的表决、

民主；南非的白人少数有权表决，黑人多数却不能。这两个形势非常相似。以色列中的阿拉伯人没有权力，没有以色列人享有的权力。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我不想占太多时间。

美国宪法第一个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并不仅仅适用于赞扬以色列的那些人。我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长岛斯托尼布鲁克的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我们用《纽约时报》今年8月18日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这位教授两年前卷入一场争端，因为他教的一门课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所以他已经被终止了任期，明年就得离开学校。

“开始并没有人反对他的教学，到了1983年一位犹太客座教授给美国政府写信，指控杜贝教授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是‘传播反犹太的口号’。

“这位犹太教授特罗恩说，他从来没有同杜贝教授谈过，或听过他的课，但是他的指控是以一名学生的意见和课程提纲为根据的。”

课程提纲如下：

“第五周：种族主义的三种形式及其表现。1. 德国的纳粹主义，2. 南非的种族隔离，3.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位教授遭受的命运是解除他在大学里的教职。有人宣称，在美国学术自由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这位教授敢于自由坦率地发表意见，说我们在大会所说的，即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所以他被开除了。这就是美国的自由和民主。

敌人的代表说，“说出一个去年，或过去的两年里被杀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字。”我们大家都读了报，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杀害；我并不是说几千人被杀，但是数目是很大的。以色列代表用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词组。但是他忘记了1948年以来所发生的破坏和残杀事件。

主席先生，我们想通过你质问以色列代表：是谁杀了秘书长派往巴勒斯坦的代表伯纳杜特伯爵？是以色列的外长沙米尔。难道这不是杀害吗？沙米尔杀了伯纳杜特伯爵及其法国同事。

主席先生，我们要通过你质问以色列代表：是谁在德尔亚辛杀害了三百名无辜平民？谁是这次大屠杀的支持者？这次大屠杀的支持者被戴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他变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诺贝尔奖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奖。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的背景。是谁在德尔亚辛进行这次屠杀？是贝京，他到了开罗，并接受萨达特的访问。也是贝京得到了诺贝尔奖。

是谁在基比亚进行屠杀？是何尔恩，也就是在贝鲁特进行屠杀的人，也是他策划了入侵黎巴嫩的计划，3万名黎巴嫩人被杀，还有几万名其它受害者。

以色列代表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杀人？我们什么时候打人？我们什么时候驱逐他们呢？”也许，在过去的一个月、两个月或六个月里以色列没有驱逐或流放过什么人，但是在1948年，以色列驱逐和流放了一百万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代表不正确引用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49条明确指出：

“应在该地区战事结束之后尽快将这样疏散的人送返家园。”

由于后代的繁衍，难民人数越来越多。现在人数已经增加三倍。每年联合国都指出必须允许这些难民返回家园。美国代表提醒安理会注意美国政府对联合国救济工程处的援助。他们对巴勒斯坦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继续呆在你们的领土之外，我们将给你们一些美元，但是你们绝不能提返回家园的权利。”

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驱逐了128,000人，并且从黎巴嫩南部迁移了几万个家庭。但是以色列代表却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动过一个阿拉伯人？我们什么时候驱逐过一个阿拉伯人？我们什么时候流放过一个阿拉伯人？”这种弄虚作假是有局限性的。

我为这项人道主义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感到悲伤。我们在这里都不会忘记整个世界都站在南非人民一边。但是以色列正在同南非政权进行勾结。在这一方面，主席先生，我要引用贵国联合王国刊物《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

“但是，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最紧密的。共同进行的研究项目把双方系在一起。比如，南非的钢材使以色列的战车坦克具有超强度的装甲外壳；南非现在可以制造自己的幼狮轰炸机；两家联合制造潜水艇的项目正在进行；最敏感的问题是，有人认为南非的铀已经被用来发展以色列制造核炸弹的能力。”

必须提出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并直接质问坐在这个会议厅里的以色列代表。

主席：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议程上该项目的审议。

下午7点30分散会